

著名作曲家關迺忠，說自己走上音樂路完全是「誤打誤撞」。畢業於重點中學北京四中的他，本也考上了北大的理論物理專業，最後經不住身邊朋友鼓勵，又去考了中央音樂學院作曲指揮專業，沒想到會成為當年被錄取的四人中的一個。畢業後，被分配到當時紅透透的東方歌舞團，數年後卻不甘寂寞仍想出走，辭了「金飯碗」，誤打誤撞來了香港。

1979年，本想只在香港作中轉的他被扒手偷去全部錢財，無奈流落香江，由此開始了他與香港的一段緣分。1986年，關迺忠成為香港中樂團第二任總監，90年代又擔任台灣高雄「國樂團」指揮，1994年移居加拿大。

也許，正因為當年白目小偷那一手，才有了日後香港觀眾們喜愛的「關迺忠經典」。現在，香港中樂團為關迺忠舉辦專場音樂會，但重溫經典之外，關迺忠更想與觀眾分享他的兩個「心頭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中樂團提供

關迺忠 曲中事 曲外情

跨越文化的《路漫漫》

觀看彩排時，樂隊正在關迺忠的指揮下練習大提琴協奏曲《路漫漫》，大提琴獨奏家朱亦兵的琴音時而溫潤時而激越，與樂團的樂音相融合，奏出悲壯情懷與淡淡哀思。

《路漫漫》，最初是關迺忠為時任港樂大提琴首席的韓美敦（Jay Humeston）所作。韓美敦雖是美國人，但因在香港出了車禍被救援，常笑說自己骨子裡也流有了香港人的血。關迺忠為這個喜愛香港、又希望與中樂團合作的外國人，寫了一首充滿中國歷史情懷的《路漫漫》，更帶着他到台北和高雄演出，後來更為此曲灌錄了CD。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路漫漫》發想於屈原，關迺忠卻並不想只局限於屈原的故事。「我寫過很多中國歷史上的詩人和英雄，我認為所謂民族不是單純的『中國人』。中國人有好人也有壞人，有文人雅士也有市井小民。但真正推動社會往前走的、成為社會楷模的，是『士』。」在他看來，中國歷史上，愛國的士人似乎總難逃悲壯的結局。屈原沉江而死，岳飛、文天祥、辛棄疾都結局悲慘，至於袁崇煥，中了離間計，被污蔑為叛臣，最後遭千刀萬剮，「割下來的肉被老百姓拿去包餃子吃，很慘很慘。」但令他感動的是，這些人的故事流傳了下來，那種骨子裡的強硬與傲氣明明滅滅中，不曾消失。「現在的北京菜市口附近，就還有一家人，一輩輩地傳下來，為袁崇煥守靈到現在。歷史中的這些人，真的是中國的脊梁。」

他寫《路漫漫》，就為了表現士大夫的氣節。那「流着香港人血」的韓美敦，怎麼理解這種氣節？「我沒對韓美敦解釋這個，音樂不需要故事。」關迺忠說，「就像我的《第三二胡協奏曲》，當時在北京演，完了以後，一個聽眾寫了一個文章放在網上，叫《聽不懂和何需懂》。音樂是不需要懂的，需要的是感動。它沒有固定的解釋，這很符合我的思想。音樂，你寫出來每個人拉都不一樣，是非常流動的藝術。」

這次的音樂會，擔任大提琴獨奏的，是近年來極受



■朱亦兵

香港中樂團提供



■宋飛

香港中樂團提供

歡迎的朱亦兵。韓美敦意外有了香港人的血氣，朱亦兵則切切實實有着四分之一瑞士人的血統。這麼想想很是有趣，《路漫漫》是大提琴與中樂的crossover，而它的演奏者，也似乎也跨越着不同的文化。

「韓美敦比較樸實，很認真，非常努力。當時錄唱片時他住在我家，每一段都要標注出不同的演奏辦法，讓我聽。朱亦兵則是另外一種音樂家，他似乎是不用練琴的，他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辦法去拉，拉出來每種都好。」關迺忠說，總有人問他的曲子應該怎麼拉，「我總說你願意怎麼拉就怎麼拉，音樂有不同的表現方法。一百個劇場就有一百個莎士比亞，只有好與不好，沒有對與不對，只要你有思想有所想，那你的音樂就是有靈性的。朱亦兵的音樂特別有靈性，特別感人，幾乎每次拉都不一樣。」

那演出時怎麼辦？「哈哈，還不一定怎麼樣，但不管怎麼拉都很動人，這就是他的才氣。」

藝術、女人、酒

這次的音樂會，那些聽眾們十分熟悉的關迺忠「名曲」，皆在曲目之列。《拉薩行》、《豐年祭》、《畿內亞舞曲》、《月圓花燈夜》……「但我往往不喜歡我的得獎作品，因為總覺得這些作品並不是反映我自己比較深的內容的曲子。」他希望在音樂中加入兩首還沒有得獎、也許觀眾不那麼熟悉，但很代表他自己的曲子，一首是《路漫漫》，另一首則將由「二胡皇后」宋飛演奏的《第三二胡協奏曲——詩魂》。

關迺忠的《第一二胡協奏曲》和《第二二胡協奏曲》在兩岸三地十分受歡迎，也是學習二胡的學生必練的曲目。最先創作的《第一》面世後曾被二胡名家黃安源形容為「真不是人拉的東西」，可見對當時而言，作品難度很一般。之後，去年剛去世的著名二胡演奏家閔惠芬也曾在香港藝術節的開幕演出上演奏此曲。當時閔惠芬因為罹患癌症，身體狀況並不好，邀請她來香港演奏，關迺忠心中有些擔心：「一來不知道她身體如何，二來她終究是老一輩的人，那首曲子比《第三》容易多了，但在那個年代還是很難，不知道她是否能練下來。但最後她說：『關老師，你救了我一條命』。原來，那半年多的時間她每天拉這個曲子，慢慢忘了自己的病。人真是需要一種鬥志。」

《第一二胡協奏曲》，就像關迺忠的「血色浪漫」，文革的意象對於聽眾來說比較容易領悟。《第二二胡協奏曲》副題「追夢京華」，是老北京的味道，到了今日更受吹捧。而《第三二胡協奏曲》雖然還沒有前兩部流行，但技術超難，更加深入人性深處，它是關迺忠的心頭好。「雖然名字叫做《詩



■關迺忠（左）與大提琴演奏家朱亦兵討論樂曲細節。 尉瑋 攝



■關迺忠（右二）與樂團歷任總監吳大江（左一）、石信之（左二），和現任藝術總監及首席指揮閻惠昌（右一）合影。

《「關迺忠的關迺忠經典」音樂會》

時間：4月24日及25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魂」，說明是李白，但其實不是李白的故事，而是寫了作為一個藝術家的三件事：藝術、女人、酒。」

曲子難度高，更要求演奏家深刻的理解，正因如此，曲子完成七年後，宋飛才第一次正式拉它。「這首曲子不是像一些標題性的曲子，比如《梁祝》，每一段的畫面都很具體。過去，中國的作曲家非常『推』觀眾，總想着『我要傳達給觀眾甚麼』，那種推的力量是非常大的，這是中國過去演奏時的習慣。而這個音樂，不想去推觀眾——我就是奏我的音樂，你要怎麼理解都可以。」關迺忠說，現在我們總說「走向世界，與世界接軌」，或動不動就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些東西都很對，但不一定全面。」在他看來，過分強調自己的特點與個性，別人看你就只是好奇而非接受，一定要有心靈上的想通，才能達致真正的理解。對於中國而言，最寶貴的，是「我們哲學上的思想——寬容，不去push人」。這也許是中國音樂中的動人之處。

第六屆「中國戲曲節」開幕節目《霸王別姬》老劇新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岳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第六屆「中國戲曲節」將於6月19日至8月2日舉行，共展演九台不同劇種的精彩舞台演出，包括京劇、崑劇、粵劇、蘇劇，並特別安排地方色彩濃厚的福建泉州打城戲、湖南祁劇及安徽祁門目連戲系列演出。此外，戲曲節還會安排講座、展覽、專題論壇、舞台參觀及戲曲電影欣賞等多項活動推廣戲曲文化。

上海京劇院將為戲曲節揭開序幕，國寶級京劇藝術家尚長榮與優秀梅派演員史依弘演出全本《霸王別姬》，麒派藝術名家陳少雲主演劇力萬鈞的《狸貓換太子》，以及極盡視聽之娛的《孫悟空大戰盤絲洞》，讓觀眾盡享耳目之福。

《霸王別姬》可謂家喻戶曉、久演不衰的劇目，曾多次來港演出的尚長榮表示戲曲節的規模愈來愈大，內容也非常精彩，對於即將到來的演出，他充滿期待：「在香港，無論是老一輩的票友，還是年輕的觀眾，對傳統和新編的劇目皆反應熱烈。而這次我們是對傳統劇目的精排精演，將文本精簡濃縮、刪繁就簡，也調整了人物的出場順序，使故事結構更加緊湊，同時將演出時間縮短至兩小時二十分鐘，更符合現代人的觀賞習慣。」

尚長榮笑說自己已經數不清是第幾次出演霸王一角，「在我心中，楚霸王項羽是英雄、人傑，演出會突出他的剛烈和虞姬的忠貞。整體上是一個壯美的故事，希望讓觀眾可以重新對項羽有所認知，而不是一味認為他有勇無謀、剛愎自用。包括楊小樓等名家皆演繹過霸王，武生的霸王是花臉無法替代的，我會按照前人的思路去追求，

在記憶的基礎上加入我自己的解讀。」



陳少雲將在《狸貓換太子》中飾演陳琳，他表示自己會將麒派的表演特點與人物相融合，表露出真情實感，「故事突出了真善美與假惡醜的鬥爭，太監陳琳身微位卑，卻甘冒生命危險救嬰兒一命，體現了中國忠孝節義的傳統道德。」

小百花越演越旺成傳奇

謝幕後，萬人迷團長茅威濤不回後台，卻對觀眾說感謝香港。我以為她客氣，怎知她說，沒有香港，便沒有「小百花越劇團」。為何如此言重？她娓娓道，1984年浙江人民政府接到香港某個同鄉會邀請劇團去香港演出，領導急忙找一群18歲越劇女生排練劇目，飛到新光戲院演出。當晚觀眾中，有邵逸夫、包玉剛等寧波巨賈，他們看後大讚。那群少女回到浙江不久，政府領導主動要她們組織全女班越劇團，而她們並不知道小兵立了大功。

「浙江小百花越劇團」於1984年5月成立，之後便是歷史，並成為傳奇，到過美國、法國、荷蘭、比利時、日本、德國、韓國、新加坡、泰國演出，至於澳門、台灣等地更不在話下。30年前與茅威濤一起來香港演出的團員，今天仍有幾位留在「小百花」裡，繼續傳奇下去。

我看電視劇而熟悉寧波天一閣，2005年澳門藝術節有小百花演出越劇《藏書之家》，我趕過大海去看，見舞台美術含蓄、低調、精緻，歌唱和音樂悅耳，演員姿態優美、動作細膩，服裝雅麗，完全把我擊倒。我佩服該團幕後沒有藝術大師，製作卻高品味，叫我記掛在心裡。今年香港藝術節，我本來想看茅威濤演失明二胡琴師阿炳，可惜《二泉映月》只演一場，買不到票，惟有改看婦女大眾戲《梁祝》。

「小百花」新版《梁祝》不免俗，掛了大幅花錦從舞台右側上方下垂到地板，並一直延伸到舞台左方。舞台則仍只放兩張椅，舞台上方向小道具吊下來，優良品味仍維持，卻沾點奢華美學。

新版《梁祝》多了華麗視覺成分，也多番使用陳鋼和何占豪合作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片段。這個新版本還特別在演員不再揮動水袖，改為玩扇，如此安排，自會引起爭論，可以理解。導演郭小男1987年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與茅威濤乃夫妻檔，相信兩人舞台美學觀一致，一切新設計，我相信乃存心逗樂「小百花」舊雨新知。

小百花不像某些崑劇團背起復興戲曲藝術傳統的使命，她們瀟灑地以柔和音樂（沒有鑼鼓）來配新寫歌詞，演出《梁祝》只長2小時15分，較所有版本都短。只演幾場重頭戲，劇情少了醞釀，結尾感動力量當然較弱，或許她們顧慮到婦女觀眾不宜太夜歸家。

■文：張錦滿

《仙履奇緣》舊瓶新酒

今屆香港藝術節上演的《仙履奇緣》，編舞家惠爾頓示範了舊瓶的確可以換上新酒，以及如何將現代科技與傳統藝術合而成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童話故事。然而，一個期望入場看舞的觀眾例如我，難免會有未能盡興的感覺。不是說《仙履奇緣》不好看，只是對這位當代著名編舞家有一定期望；又或者相比之下，舞台佈景、道具以及錄像的運用都太耀眼，把人的注意力都拉了過去。

由惠爾頓編舞、荷蘭芭蕾舞團製作的《仙履奇緣》，是該團與三藩市芭蕾舞團聯合創作，2012年於荷蘭首演。惠爾頓版本的《仙履奇緣》，建立意象的主要「道具」是灰姑娘仙杜麗娜在母親墳前以淚水種下的大樹。與坊間流行的查爾斯·佩羅（又或者迪士尼的）版本不同，惠爾頓的《仙履奇緣》以格林兄弟的版本為藍本。仙杜麗娜的父親仍在，兩位繼母帶來的女兒艾雲娜和克萊曼蒂，也並非都是壞心眼的。而那邊廂的格羅米王子，也多了一位好友班傑明。王子與灰姑娘，在跳訂情舞前已有一面之緣，當時王子還要假扮成乞丐。

惠爾頓還把四季仙子改成了「輕盈」、「流動」、「慷慨」和「神秘」四位居於樹上的精靈。仙杜麗娜母親靈魂的化身，一直在庇蔭着女兒的大樹，不僅在觀眾眼前「長大」，變得枝葉茂盛。在仙杜麗娜準備參加王

子舞會一場，在錄像的相助下，觀眾看着大樹枝葉掩映，悅目之餘，亦呈現了它靈性的一面。

演出中的道具與佈景運用及調度，的確是神乎其技。這個版本沒有了大家喜愛的南瓜車，可幸取而代之，以面具製造成的馬車場面瑰麗迷人。幾個戴着馬面具的舞者，一條輕紗和布幕，成功營造了仙杜麗娜乘着馬車往皇宮去的飄逸場面。另一出色道具運用例子是：當格羅米王子拿着金舞鞋去找心上人時，放在前台邊一排椅子，在各位候選「佳麗」退下，舞台帷幕拉起時，同時被吊起上台頂，形成的穹形「佈景」，與台上的仙杜麗娜家構成相當有趣的視覺觀感。

舞台視覺效果是《仙履奇緣》最叫人印象深刻，至於主菜——舞蹈部分，其實也有不錯的段落，尤其是配角如兩位姊妹的雙人舞，那些看似雜亂出錯的舞步編排得巧妙有趣，兩位舞者亦相當有喜劇感，另外繼母荷姐西姬在皇宮舞會中的一場醉舞，十分惹笑，展示了上乘的舞蹈功夫。班傑明與克萊曼蒂的浪漫雙人舞，也很好看。至於王子與仙杜麗娜的舞蹈段落，反而不夠突出，他們在仙杜麗娜家中初遇，仙杜麗娜由害羞至放開懷抱與王子共舞的一場，較為有趣；兩人其後在皇宮翩跹共



舞一場，服裝華麗，但反而感覺平凡。至於主角的表現，觀看的首場，演女主角的Anna Tsygankova 不論技巧與感情掌握都十分出色，但演王子的Jozef Varga技巧雖然可以，感情卻欠奉，因而也影響了整體的觀感。第二晚的兩位主角較為平均，不過也是女舞者Maia Makhateli表現較佳。

惠爾頓的《仙履奇緣》是個結合了現代科技而成的一流舞台演出，但在舞蹈編排上，他放的心思，似乎不及在舞台設計和效果等元素之上了。

■文：聞一浩